

文旅人物

周发猛：声动秦巴报桑梓

记者 吴苏



周发猛在舞台上激情放歌

夜幕如墨，缓缓浸染汉江。两岸灯火渐次点亮，流光溢彩的灯光划破夜空，温柔地勾勒出秦巴山脉起伏的轮廓。8月23日晚，安康这座小城的脉搏，与一位远方归来的游子实现同频共振。原海政文工团、安康籍男高音歌唱家周发猛站在故乡的土地上，以一场跨越三十五年的艺术回归，完成对生命原乡最深情的告白。

“喊一声故乡安康……”当第一个音符从他喉间涌出，时光仿佛瞬间倒流。那裹挟着汉江水汽的嗓音，从低沉的倾诉渐次攀升至穿云裂石的高亢，每一个音符都饱满游子的赤诚，重重落进千余名观众的心湖，漾开层层涟漪。台下，白发苍苍的老者闭上双眼，指尖随韵律轻叩膝头；年轻人举起手机记录这难忘的一刻，屏幕微光映亮他们湿润的眼角。

这场主题为“情系故乡”的大型公益演唱会，从接到家乡邀约到舞台正式开幕，其间不足半月。彼时正在西安参演“八一”晚会的周发猛，收到汉滨区政府的邀请后，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。“每个儿女做出成就后都想回馈家乡”，朴实话语的背后，是他沉淀了半生的故乡情结。

汉江自古便是文化的摇篮，这一夜，更成为艺术与乡愁的共鸣箱。在周发猛担任总导演的精心筹备下，演唱会以“情系故乡”“军旅唱响”“幸福安康”三大篇章徐徐展开，宛如一部立体的声画地方志。

《喊一声故乡安康》的旋律响起时，全场观众如风吹麦浪齐齐起身。在“安康”二字落音的瞬间，掌声与欢呼如潮水漫过广场，许多人情不自禁跟着哼唱。这不再是一场演出，更是一场集体情感的释放与共鸣。

文化田园花满枝

通讯员 洪妍

秦岭余脉绵延至汉滨区北山四十公里处的谭坝镇便渐渐低伏下来，与四周的川道、河流、庄稼和屋舍相依相存。千百年来，这里的百姓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日子如山涧溪水，清浅而宁静。偶有山歌对唱，也多是劳作间隙的即兴之声，随起随落，不留痕迹。

曾几何时，国家百废待兴，山里人与外界联系的最好方式是收听广播，谭坝也不例外。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嗓音沙哑，时断时续，一位患了伤风的老人，向村民传递着外面的消息。那时的文化广播站功能极为简单，播报政策、新闻、天气、通知开会，偶尔播放一段戏曲。可即便如此，每到广播时间，田间地头的人们仍会停下活计，侧耳倾听。那声音越过山峦，拂过稻田，在每一户屋檐下回荡。他们觉得，听见广播，山沟便与外面的世界连在了一起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家家户户存粮渐丰，能吃上几年饱饭。人们逐渐不满足于“吃饱肚皮闲得慌”的单调生活。广播站适时添置了电视机，虽只能收到两个频道，却足以让镇上的男女老少挤满那间不大的屋子。后来有了VCD机，《西游记》成了最受欢迎的节目，孩子们看得目不转睛。

真正让文化广播站迈上新台阶的，是2006年的乡镇机构改革，广播站升级为综合文化服务站。“综合”二字拓宽了业务范围，“服务”二字改变了工作方式，从单纯播放广播，到组织读书会、放映电影、文艺表演，开展文物与非遗传保护等，文化站的门类日益丰富，对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，群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愈发旺盛。可许多站长仍停留在“爬杆子、修广播”的老路上。

2012年，我改行到文化单位工作。随着职务调整，与各镇办文化站站长的接触越来越多，去各镇办文化站及村（社区）指导文化工作也越来越频繁。尤其是谭坝镇，我去得勤，发现的问题也多。无论是文化设施、人员配备、经费保障，还是服务质量，总不尽如人意。我知道，当时政府面临资金短缺、人员匮乏等多重困难，一心抓经济，盼着百姓早日脱贫致富。文化毕竟是软实力，抓也可，放一放似乎也不影响大局。

我们只好像吃西安羊肉泡馍那样，一点一点“掰馍”，耐心向镇里分管文化的领导讲解国家最新的文化政策。就这样，从文化站建设、人员配备，到文化活动的全面开展，文化站的脚步越走越稳。这一时期，从中央到地方，每年不仅下拨资金，还配发了图书、电脑、投影仪、摄像机、照相机、锣鼓、服装、电子琴、二胡、唢呐等文化设备。汉滨区文旅广电局每年的春训会，也专门针对文化站干部开展业务培训。区文化馆、少儿图书馆积极行动，以“文化小康行动”为抓手，派专业干部赴镇办广场舞、锣鼓、剪纸、书法、图书编目等培训。

此时，各镇办的文化站站长多是退伍的年轻人。起初，个个都想干出点名堂，可面对日益繁杂的工作和活跃的群众，有些人便显得手足无措。最有趣的一位站长，每次见到上门来求组织活动的山媳妇、大姑娘，就羞得恨不得钻地缝。他每次来我办公室，还没开口就先脸红，手不知该放哪，说话也结结巴巴。看他这样，我便不动声色地递杯茶，请他坐下，先聊些轻松话题，再听他来讲。其实不说我也清楚，无非是镇上临近要办活动请我策划，某个村需要锣鼓器材、想修百姓舞台，写了小品请我把关，镇上想成立演出队不知如何报批……我总是耐心解答。时间久了，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再见面时，他大老远就喊“洪姐、洪姐”，自信满满。尤其在镇上举办大型活动时，他已能有条不紊地调动资源，做得有声有色，影响日益扩大，我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！

从一根电线杆上的喇叭，到功能齐全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；从被动接收外界信息，到主动创造本土文化；从少数人的坚守，到全民参与的盛况。谭坝镇的文化变迁，正是中国乡村文化发展的缩影，那些曾经遥不可及的文化享受，如今已深深融入寻常百姓家。

站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门前，远望青山起伏，我不禁想到，文化如种子，只要种下，终会开花结果。如今这颗种子不仅生根发芽，更已枝繁叶茂，荫庇着一方水土、一方人。

领唱，他站在舞台中央，看着台下熟悉的面孔，听着满场的合唱，眼中满是动容。

而演出背后的故事，恰似一部草根艺术家的奋斗史诗。周发猛的成长轨迹，是时代浪潮中个人拼搏的生动注脚。

年少时怀揣音乐梦想的他，毅然放弃汽车运输公司的稳定工作，从安康到西安，再从部队到北京，一路辗转，执着求索。那些艰难岁月至今听来仍令人动容；在中国音乐学院进修期间，为凑齐200元学费，他不辞辛苦在北京打好几份零工。领导去看他时，面条里连个菜都没有。由于长期作息和饮食不规律，他甚至患上了胃病。

所幸功夫不负有心人。1995年，周发猛以全军第一的文化成绩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，师从李双江。此后，他多次参加央视春晚、“心连心”艺术团演出，荣获第三届中国民族歌手大赛十佳演唱家金奖、歌唱西部大开发全国声乐歌手大赛特等奖等多项殊荣，并曾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三等功三次、二等功一次。

“一个成功的人，能获得成就绝不是偶然的，一定经历过许多心酸，才走向必然。”回顾往昔，周发猛几度哽咽。正是这份坚韧，支撑着他从艺术团一路走来，最终成长为一位杰出的歌唱家和声乐教育家。

从艺三十五载，他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，其中许多人已在央视乃至国际舞台斩获殊荣。他在安康与北京创办的艺术中心，将独创的“哼唱法”悉心传授给后学。

“教学第一步练哼唱，讲声乐的经验、舞台经验，形成系统理论。”这位声乐教育家将自己的艺术感悟凝练成方法论。读研期间，他博采众长，所总结的哼唱法在实践中卓有成效。如今，他

的学生屡获大奖，甚至在国际舞台摘得桂冠。

但周发猛的艺术视野从未局限于象牙塔中，他深信，中国声乐既要走向世界，更要深入基层。“歌唱家、声乐教育家不能只待在北京，更要走近百姓，让他们不出远门就能听到殿堂级的音乐。”由他早年发起的“中国声乐走基层”活动，已走过二十多个省市，深入高校、文化促进会与村镇，开展免费教学。从汉滨区的百人免费课堂，到深圳、内蒙古、湖南等地的公益性巡演，周发猛带着学生与老歌唱家负恩、姜涛等人走遍全国。在西安大明宫演出结束后自己买票返程，在紫阳一日连演三场，即便山路崎岖险峻也坚持前往。家乡的龙舟节、春晚、“两会”演出，从未收取分文报酬。十几年前安康遭遇“7·18”洪灾时，他更捐出全年工资援助家乡。

演唱会虽已告一段落，周发猛的返乡之旅仍在继续。岚皋“村BA”的导演发出邀请后，他立即带领九名学生走进乡村球场登台献唱。作为安康的消防救援形象大使、见义勇为形象大使和招商顾问，家乡赋予的荣誉更坚定了他反哺桑梓的决心。

汉江作证，秦巴为凭。艺术之根深植故乡土壤，文化之树终成参天栋梁，江水依旧静静流淌，周发猛的歌声绕青山、贴流水，久久萦绕在安康人民的心头。这不仅是一个游子用三十五年光阴写就的故乡恋曲，更是一位艺术家以生命践行的文化诺言。从陕南小城到首都舞台，从青涩学子到声乐教育家，周发猛用半生时光深刻诠释了“以歌传情、以艺报恩”的内涵。而那不绝的回音，仍将在岁月长河中激荡涟漪，唤醒每一个游子心中那片最美的原乡。



在亲水广场举办的演唱会现场观者如云

文旅人物

王玺：妙笔丹青绘乡愁

通讯员 杨冀

局限。画中既有蜀河古镇的明清烟火、红军纪念馆的红色记忆，也有乡村振兴中白墙黛瓦的新貌、汉江站的现代活力。他不追求写实复刻，而是以“峰峦叠翠”呼应“天人合一”的意境，让每一座山、每一条河，都承载着旬阳的过去与未来。

“这幅画，是写给旬阳的‘山河志’，也是想让更多人看见秦巴深处的美。”2022年12月，王玺为长卷题字时，笔端生辉，情涌于心。如今展开画册折页，指尖拂过汉江的碧波、太极城的曲水、古镇的青石，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，触到时代的脉搏。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，化作画中郁郁葱葱的林海、清澈流淌的江水；“一泓清水永续北上”的承诺，映照于笔墨之间的澄澈；乡村振兴的活力，藏于白墙黛瓦与绿水青山相映的生机之中。

千里江落安康，百里画廊在旬阳。一幅凝结深情与心血的长卷，是乡愁的安顿，也让旬阳的故事，随着王玺笔下的墨香流淌、远扬。



王玺在汉江边写生



作品《汉江百里水岸画卷》局部

山水深处有「龙腾」

五味子

今年的伏天，过得真有些跌宕起伏，无处不在的热浪，让人的情绪愈发焦灼。终日厌早晨的阳光，恨午间的烈日，怕午后的余晖，每天都忧心明天是否仍如今日。

但这满腹的戾气，若不消散，终究不是办法。于是便携了妻子，约上好友，决意先找一处清凉之地，让心静下来。

朋友说，安康的天书峡不错，海拔高，植被好，凉快。决定了便直奔目的地。烦恼再多，琐事再缠人，暂且逃离再说。七月的一个清晨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在太阳还未完全醒来时，我们驱车出发。天书峡未曾去过，依导航选了一条最近的路线。上高速，一路驰骋，上岚皋县下高速，沿县道前行。

哎，命中注定时间要戏弄我们一番。因县道常年失修，道路蜿蜒曲折，坑洼不平。车辆如年老体衰的脚夫，驮着我们这些不解风情的懒散之徒，吃力地摇晃前行。弯道一个接一个，如悬在空中的盘绕，叫人摸不清、看不透。这一路的颠簸，让我那一缕烦闷，更不知该如何安放。

正低头冥想时，车身又是一抖。抬头间，暮然朗朗，交织的绿叶、攀缠的枝条错落有致。阳光透过叶隙洒落路面与车厢，摇下车窗，一股凉风扑面而来，心中愁云顿时消散，郁闷全无。

越往深处行驶，两旁树木愈发翠绿，枝干愈加粗壮。偶尔透过叶隙望天，天竟那么蓝，云那么白，宛如仙女赤足踏海，嬉戏玩耍，那般轻盈，那般柔软。就这般穿过了几道沟，翻过了几道梁，心情渐渐清爽，竟忘了时间。经随行人提醒：“该找个地方吃饭了，快下午两点了。”我一怔，时间果真不耗，肚子也提出抗议。便说：“找个地方歇歇，简单吃些。”

车再爬一段坡，距天书峡约二十分钟车程处，偶见一家民宿，招牌上写“龙腾山庄”。房屋似是新建，明亮大气。“就在这里将就一顿，垫垫肚子。”我说。

下车步入大厅，见一女孩正伏在台前小憩，身着红色短款上衣，对我置若罔闻，仿佛我未曾进门，又似视我如家人般自在。我暗叹：这地方怕是靠不住？我唤了一声“老板”，或许声音大了些，抑或惊扰了她的梦。她猛地抬头，睁大双眼直直望来，如见外星人一般。无奈之下，我也注视着。呀！好一个清秀女子，眼眸清澈，长腿下藏着一对会说话的眼睛，温柔醉人。

“您有什么事？”

我立即收敛心神：“有吃的吗？我们几个人想用个午饭，可行？”

“行，行，您请坐。”

“能否先看看菜单？”

“可以，可以。”她慌忙递来菜单。琳琅满目，全是当地土菜，正合我意。便接连点了七八道爱吃的菜。这时她却开口：“您点得太多，几个人吃不完的。”我心想：别家饭店唯恐客人点得少，这儿倒不一样，难道是菜式有名无实？

又听她说：“我给您减几个菜，不够再点，可行？”

心想也罢，试试看。不一会儿，四菜一汤上桌。一行人早已饥肠辘辘，也顾不上客气，各自狼吞虎咽。席间只闻喉间与菜肴交汇的赞叹声：香！好吃！即便菜肴可口，可最终仍未能一扫而光。姑娘走过来问：“还需主食吗？我们这儿有柴火灶米饭、自家蒸的馒头、手擀面，需要些什么？”

我们连声道：“谢谢，不必了。”

姑娘微笑：“那请在大厅稍作休息，这儿凉快。”

这时我才察觉，此处与家里截然不同，仿佛是另一个世界。大厅未设空调，也没有电扇，却丝毫不觉热。空气吸起来温和润脾，门外草木野花摇曳生姿，伴着惬意的凉风，沁人心脾。

我再度留意那姑娘：上身红衣，下身黑裙，蛋清般明亮柔嫩的脸，显得朝气蓬勃、秀逸端庄。

随行者低声告诉我：“今天午饭，花费一百零三元。”我一怔，如此便宜！既是民宿，应有住处，便问姑娘：“你们这儿能住宿吗？”

“有，但目前客满。”

“能否看看房间？”

“可以。”她爽快答应，引我上三楼一室。房间宽敞明净，洁白如雪的床褥，一尘不染的地面，卫生间配套简洁大气，宽大的落地窗明亮耀眼，很是不错。

正细看房间各处，一阵如玉盘落珠之声吸引我走近窗边。窗外巨大一株核桃树，枝叶蔽荫之下，露出一潭清澈见底泉水。潭边芦苇及其他杂草环绕一股喷涌而出的泉水，在水面激起朵朵白花，如雪莲怒放。涟漪荡漾，轻吻周边岩石，层叠的石块如乐谱般展开。

潭中小鱼时而如离弦之箭射向水花，时而如悠闲游客漫游潭边，自得其乐。溢出的泉水更是奇特，一般水流向低处，这泉水却另辟蹊径，从两沟之间的石梁上急涌而下，跳跃奔腾，仿佛有讲不完的故事、唱不尽的歌，悦耳沁心。这是仙境吗？不，这是通往天书峡路途中的民宿——“龙腾山庄”。

此时，郁结已久的烦闷终于找到了出口：换一条路走，幸福与快乐自会向你招手！

乡村微度假